

狩谷望之先生自抄金石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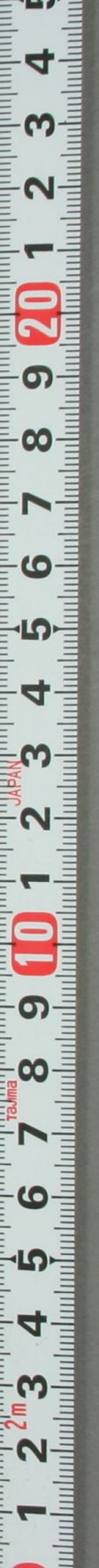


特別

子10

4433

2



416
4433
2

此冊石鼓下弟廿四五兩頁賴山陽子成壯時在東都所賃書者

狩谷望之寫金石文之書



夏禹衡岳碑

二種一在獄禁書院

一在棲霞山天關巖

禹碑七十七字在衡岳雲臺峯楊森氏開萬用脩得之張

僉憲云宋嘉定中何致子一遊南岳脫其文刻于

岳麓書院用脩又刻于滇中安寧州近世楊時

喬又刻于棲霞山天關巖余所收二本其一稍泐

跋數十字尤不可辨隱有森氏開萬何致字當是子一

舊本其一則楊時喬刻也用脩謂韓愈劉禹錫

朱熹張栻諸人求之不得而已得之以為奇幸而

王元美復疑之謂銘詞未諧聖經類汲冢穆天子

語何也用脩金石古文并楊時喬皆註隸釋互有不同元美亦有二本釋亦不同時喬本出在元美后元美所得豈即何子一楊用脩二刻耶何其牴牾同也但其文所謂龍畫螺書鸞漂鳳泊雖經摩刻猶可想見古人惜不得衡岳石上蹟

耳

石墨鏤華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文祕文龍虎形崔融云

於鏤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岫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摸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綠樹猿猴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為斷也王

之

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嶠峯又傳在衡
山縣雲蜜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
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
碑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
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政子
一模刻於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
護持哉韓公及朱張求一見而不可得余生
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一奇矣禹碑
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

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
門叅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
智營形折心弗不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
疏事哀勞餘伸裡鬱塞昏徒南瀆衍亨衣
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予又考述異
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
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
峯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緹
入摸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攬六

字可辨餘叵識後復尋之已迷其處矣福建
莆田縣陳嵩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模之形類
禹刻何翦詩鳥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岫嶁神
禹碑禹之遺跡靈閔如此號曰神禹抑有由
矣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

楊升菴文集

禹碑在衡山絕頂韓文公詩云岫嶁山尖神禹
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券身薤倒披鸞漂
鳳泊挈虎螭事嚴跡悶鬼莫窺道士獨上偶
見之我來咨嗟涕連沍千搜萬索何處在森

綠樹猿猱悲詳詩語始終公蓋至其地矣未
見其碑也所謂青字赤石之形模科斗鸞鳳
之點畫述道士口語耳若見之矣發揮稱贊
豈在石鼓下哉迨宋朱張同遊南岳訪求復
不獲後晦翁著韓文考異遂謂衡山實無
此碑反以韓詩為傳聞之誤云再考六一集
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鄭漁仲金石略之三家
者古刻明列無遺獨不見所謂禹碑者則自
昔好古名流得見是刻亦罕矣碧泉張子得

墨本於楚持以貺予予撫卷而歎曰嗟乎韓
公所謂事嚴跡闕者信夫不然何三千餘年
而完整無泐如此何昔之晦何今之顯晦者
何或翳之顯者何或啓之天壽珍物神飮吾
嗜不必以生世太晚為恨也已作禹碑歌以
紀之 神禹碑在岫巖尖祝融之峯凌朱炎
龍畫傷分結構古螺書匾刻戈鋒銛萬八千
丈不可上仙局靈鑰幽以潛昌黎南遷曾一過
紛披芙蓉塞水簾天柱夜瞰星辰下雲堂朝

見陽輝暹追尋夏載赤石峻封埋古刻蒼苔
黏拳科倒薤形已近鸞漂鳳泊辭何纖墨
本流傳世應罕青石名狀人空瞻永叔明誠
及泱溆集古金石窮該兼明列歲銘暨欵識
橫陳駢駟和釜鬻胡為至寶及棄置据撫磨
蟻指烏蟾又聞朱張遊岳麓霽雪天風影佩
襜搜奇索秘跡欲徧春倡撞和詩無厭七日
崎嶇信有覲一字膏馥寧忘拈非關峭嶮阻
登陟定是藤葛籠窺視好古予生嗟太晚拜

被

嘉君既情深，快老眼增明。若發覆尺喙，禁斷
如施箝七十七字，拏螭虎三千餘歲。叢地蚘
憶昔乾坤漏息壤，蕩析蒸庶依苓。慘帝嗟懷
襄咨文命，卿佐澤洞分憂。快洲并渚，混沒營
窟鳥迹獸迹，交門簷竭來南雲。又北夢直罄
西波仍東漸，黃熊三足變。鮪服白狐九尾，歌龐
神後乘包湖受玉。前列溫洛呈疇，醜永奔
竄舞那辭。胠平成天地，猶垂謙華嶽。泰衡祗
鎮定鬱塞，昏徒逃喙。文章旬闌，懸日月

風雷呵護環屏，點君不見周原石鼓。半已泐
秦湫楚詛，全皆殲此碑。雖存豈易得，障有嵐
靄峯堪巖。足音夔絕柱，藜藿弔影颺。瑟
森櫛栢湘娥遺佩冷，班竹山鬼結旗零。翠蕪
造物精英忌，洩露祗恐羽化難。留淹欲募拓
本鏤崖壁，要使好事傳。細鱣著書重訂琳
瑯譜，裝帖新耀瓊瑤籤。麝煤輕翰蟬翅搨
煩君再寄西飛鷄。

同上

禹碑在祝融峰重刻者有二本而隸釋亦微

不同大抵多以意會耳非必盡能識之也按
昌黎歌科斗拳身薤倒披鸞漂鳳泊拳虬
螭是書形勢亦誠有之及讀盛弘之荊州記
劉禹錫寄呂衡州詩此碑流蹟已久不當參
以蝌蚪之足但銘辭雖古未諧聖經極類汲
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豈三代之季好事者
托大禹而刻之石耶然宣王石鼓文亦多類
是似更有不可曉者予直以為即秦以前文
猶勝作西京後人語而用脩所謂龍畫傍分

螺書扁刻不啻倍屣嶧山瑯邪也留此以冠
諸刻

弇州四部稿

酈道元水經注云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於是
得金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通水理也或曰
此即金簡玉字之文云宋嘉定中蜀士有好
奇者不憚高峻始陟其所乃濡紙脫其文七十
二字刻于夔門觀後亦磨滅張季文得之云
是岳麓書院者余流辟喬土乃獲坐玩之亦
奇且幸矣遂拓刻之安寧州法華山之脫

照峯仍建亭曰岫嶠亭

楊升菴外集

水經注云廬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上霄之南大禹刻石志其里數丈尺今猶得刻石之號焉又云九江中孤石在落星石傍介立大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上生林木而飛禽不集者舊相傳昔禹治水至此刻石紀功又云會稽覆釜山亦有禹書任昉述異記曰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以紙摹之形類禹碑同

刻

上

余所有嶽麓禹碑凡三本其一本差舊而無註釋其一本刻之紹興者後有張明道跋頗偉而註釋字粗拙之甚其一乃木本刻之長沙者前有宋張世南所紀後有明湛若水跋沈鎰釋義楊慎歌及小序顧璘季本熊宇前後序文書體亦有作八分者而醜俗尤甚釋義是三家社學究語耳乃自詫以為神禹夢中所授當令人唾殺中間與楊釋異者凡十三字俱

無的然可據覺揚義差雅會得其手書歌
序釋跋因定裝於所藏舊本之後而張紀湛
跋願辨乞友人以小楷補之余嘗謂此碑定非
大禹文亦非大禹筆而不敢遽謂為嬴秦以
後何賢良所行世即人間舊遺本而衡山之
石久已泐其文理之不可讀以石泐故而楊
沈之釋字亦多以意會之未必其果也虎賁
微似中郎孔北海尚愛之况龍隆準公真龍裔
耶楊書貽吾鄉周大僕復俊者其家人摩去

之字法亦可重也

舟州續稿

楊慎曰釋文第六句舊作南暴昌言余疑
文義不貫字形亦不類思之不得是夕夢一
魚首黃衣指謂曰此南瀆衍亭四字也寤而
觀之形義兩協其所謂思之不得鬼神將
通之耶沈鎰則曰夜夢一長人挈古餅授之
其色黃高尺許口傍橫書三字某宮造下
有篆文悉如龍虵草木之形寤而忘首一字
及旦誦釋文恍若素識云、不知者以為文

人矜誇之習類然耳余以為倉籀不所盡載
時俗所不能辨不假之神何以徵神耶聊記
以資一噓同上

古今雜體書勢韋續述之凡五十六種衽云夏
禹作鐘鼎書不言有岫嶁銘然見于吳越春
秋南嶽記湘中記南岳總勝集劉夢得寄
衡州詩有云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
石琅玕姿祕文螭虎形昌黎韓子謁南嶽廟
兼賦岫嶁山詩上言岫嶁山尖神禹碑字青

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
虎螭下言事巖蹤跡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
之千搜萬索何所有森々綠樹猿猴悲是韓
子僅得之道人之口而銘文仍未之見也地
志稱宋嘉定中有何賢者韻致于祝融峰下
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摸其文以歸奉曹轉運
彥約時人未信致遂刊之嶽麓書院鄱陽張
世南作記事或有之是銘考古家率以為偽
衽因箋釋者太支離故疑信相半蒙著于

錄下配壇山之石不亦可乎 曝書亭集

峒嶠碑予所藏有二本一乃嘉定壬申何致遊南嶽至祝融峯下遇樵者訪禹碑樵者言石壁有數十字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得古篆七十餘字乃取隨行市摩碎而摹之歸獻長沙轉運曹彥約刻之岳麓書院者乃湛甘泉先生重刻新泉精舍者其碑轉昌黎劉禹錫俱有詩稱不得見而歐陽集古錄趙氏金石錄鄭漁

轉韓祀

仲金石略俱未載其為真偽不可知然字畫奇古非近代人所能為有可寶也 庚子銷夏記

釋文有三家從楊慎其沈鎰楊廷相則參註

其下承帝曰咨 沈云 翼輔佐 楊云 卿洲渚 沈云

與登鳥獸 楊云 之門參身洪流 楊云 而明發 沈云

尔與久旅 沈云 以此妄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

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

餘伸 楊云 裡鬱 沈云 塞昏徙南瀆衍亨 沈云

言衣制食備萬國其寧 楊云 竄 楊云 舜永 沈云

蒸奔 同上

周穆王壇山刻石 在趙州 石墨鑿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

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二字作王登贊皇一有山字以

望臨城置壇此一作北山遂以為名一有圖徑云三字癸巳誌

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一無此七字又別有四望山者

云是穆王所登者一作山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

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為馬

蹠山以其〇字形類也慶曆中宋尚書祈在

鎮陽遣人於壇山摸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

遽命工鑿山山一字無取其字龕于州廡之壁聞者

為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集古錄

右吉日癸巳字世傳周穆王書按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此字筆畫反類小篆又穆天子傳史記諸書皆不載以此疑其非是姑錄之以待識者金石錄

吉日癸巳字在壇山宋宋祁尋而摩之縣令劉莊鑿而歸州權郡事李中祐龕置廳事右壁而為之政國朝宋濂考據款識以為周穆王書

亡疑而宋人施宿乃謂州廡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然則濂所見余所錄豈皆后人搨本耶濂曾摩刻浦陽山房仍自為跋余本有李跋無宋跋又非宋本不可曉石墨鐫華

贊皇山中吉日癸巳字乃周穆王書其時代遠在宣王之前然贊皇山石刻乃是小篆而宣王石鼓却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

明證也丹鉛總錄

周穆王東巡四字州金石略

趙之贊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
為周穆王書宋景文公自亳
遷鎮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令劉莊者目鑿
移郡廳筆力雄峭有劒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
往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齊侯罇鐘諸款識
合實二千年竒迹也歐陽文忠公家藏金石
遺文甚多其最遠者唯毛伯伯冏二敦銘及
此文而已趙明誠繼著金石錄獨以筆畫類
小篆為疑今用周宣王時石鼓文考之其字形

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至李
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石鼓為周人之
書何獨於此而疑之邪濂既手摹刻于浦陽
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辨

宋濂潛溪集重刻吉日碑跋

癸巳

贊皇遭山吉日癸巳四字竒古之甚宋景文
中宋郊尋而摹之縣令劉莊鑿取輦歸州
治權郡事李中祐龕致廳壁政和五年道
君取入內府靖康之變遂不可問余從博古
堂得一紙乃政和以前搨本後又得三紙一

為贊皇翻刻本一為中書謝從寧刻本一為吳
恭順惟英刻本聞宋景濂曾刻於浦陽書院
未見其本古刻瘦勁而有天然之致推後人
所能摹也庚子銷夏記

右開元四年游子武之奇于偃師耕耘獲一銅
片盤形四尺六寸上鏤文深二分其左右前後岡
道與泉並存唯林無矣考諸圖籍即比干之墓
鐘鼎款識

比干銅盤銘十六字西京金石略

此文元延祐間摩汝帖刻于石者辭旨簡遠雖
非原物亦可重也石墨鐫萃

周武王銅盤銘在汲縣

見

右石鼓文

一有在字

岐陽石鼓初不稱於前

世

至唐人

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

一有至字

宣王

刻詩

一有爾字

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

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

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

一有

十鼓二字

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

一有廢滅二字

不可識者

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

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

在

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餘八九此鼓按
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
實千有一無首字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
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
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
真蹟存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之士
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書藏書最
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之書
皆有而獨無石鼓一有遺近錄遠不河宜如此此

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
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韋韓
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
粗備豈當時猶一化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
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
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廬陵歐陽某記嘉祐

八年六月十日書 集古錄

右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文
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

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摩滅者十猶八九
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
淺豈得存以此為可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
此鼓文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羸石如今世以
為確白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
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剝缺
又往往為人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
遠事有有理類如此況此文字畫奇古決非
周以後人所能^到至文忠公亦以謂非史籀不能

作此論是也 金石錄

石鼓文秦鳳翔府宣和間移置東宮以有石
鼓辨明為秦篆 金石略

右岐陽石鼓文周宣王大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剝
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于石以甲乙
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型尚存姑勒于此與好
事者共之 鍾鼎款識

鼓文出入雅頌書法淳質出周宣王時史籀筆
已疑都玄敬揚用脩王元美諸人辨之已詳余

重復
可刪

借得一本雖磨泐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為
秦物已非又有以為宇文周物者尤可笑歐陽公最
號博雅乃亦疑之遂令後人譏駁無地自容矣
今石猶在太學門內余從李典籍又覓得此本
漫滅視余借本尤甚而護持無人惜哉
右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
李嗣真張懷瓘竇泉竇蒙徐浩咸以為史籀
筆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
杜甫八分小篆歌敘歷代書亦廁之倉頡李斯

後

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為最詳至本朝
歐陽脩作集古錄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說為無
所攷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說有鄭
樵者作釋音且為之序乃摘丞 段也二字以
為見於秦斤秦權而指以為秦鼓偽劉詞臣
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為後周物
嗚呼二子固不足為石鼓重輕然近人稍有感
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
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為尤遠鼓

文細而刻深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与不及不可以年紀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文王時去宣王為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於近歲戕害所未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真卿干祿字刻於大曆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為衣食業摹拓為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紀久遠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

略而不道三疑以謂隋氏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涵於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為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玄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沈泉壤近歲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錄於隋氏而指為近世偽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於傳記而歷代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錄乃復顯於世及觀蘇

勗敘記尤喜予言之為得也則夫隋氏之不錄
又無足疑者况唐之文籍視今為甚備而歷秦
不敢為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
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為文王之鼓
宣王刻詩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
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丞毘二字
見於秦器固無害况丞字從山取山高奉丞之
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
宇文周為甚近事語尚在於長老耳使文帝

攷

鑄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
况蘇勗之祖邠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
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
嗚呼三代石刻存於世者壇山吉日癸巳刻於
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考據獨此鼓昔人稱說
如是之詳觀其字畫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遺
風而學者因可以知篆隸之所自出好異者又
附會異說而詆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目其
石之自然粗有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堅頑類

今人為碓磴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
為博士時請於祭酒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
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
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于
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
訪而足之大觀中歸于京師詔以金填其文以
示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致之辟廱後移入保
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大
風重不可致者棄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

議

知則拓本留於世者宜於法書並藏詎可輕識
也哉紹興己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
寐手自裝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參
校同異并考覈字書而是正之書于帙之後
其不至者姑兩存之以俟博洽之君子而質

馬臨川王厚之順伯

古文苑注

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終則曰觀其字畫高妙
非史籀不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勲勞至
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衰

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山刻石頌功烈
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
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為宣王時
物不必多辨矣同上

周宣王狩于岐陽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
功鄭樵各為之音釋王厚之攷正而集錄之施
宿又參以諸家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真刻壽梓
于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蓋亦詳備按此
編孫巨源得於僧寺佛書龕中以為唐人所

望之按此
編謂古文
苑

錄審爾則又在薛鄭之前二三百年矣詳攷
其文字畫音訓多與鄭本合豈鄭為音釋
時嘗得此本參校邪惟甲乙之次與薛本
俱不同今合諸家之說併摘經傳可為證者
載于下甲乙仍其舊以薛鄭之次附于左同

上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

周太王之都秦雍縣
漢右扶風唐天興縣

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記周宣王

田獵之事即史籀之迹也正觀中吏部侍郎蘇

褚

勉

本字

記其事云虞。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

缺遺迹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記錄尤為可惜。按志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蘇勉。歐陽虞褚四子實為之先。隋以前未也。故歐文忠雖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籀不能為。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而自周至隋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錄也。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攷其語實皆臆度。以言無有明著其說得諸何書。傳諸何人者。宜

乎。歐公之不信也。若夫竇泉。張懷瓘所著。則特詳矣。泉之言曰。岐州雍城之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石。尋毀。失懷瓘書。斷曰。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史籀體。与古文小異。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語亦皆臆度言之耶。或其嘗有所本也。雍錄

歐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即韓歌。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

年深豈免有闕訛者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者車攻語也有曰有魚維何維鯁及鯉何以標之維揚及柳則兼記田漁也凡此數語之可讀者又蘇文忠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夫其語既與車攻詩合而其所記田漁又與車攻相似且其字體又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數者若其可以歸諸宣王則無怪乎諸者云然矣然古事有可參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

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耳則鼓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字正作籀體似為可證而大篆未必窈於史籀古載又有可攷也辨在後舍此二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為宣鼓而當為成王之鼓也同上

左氏昭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

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也杜預之為若言也雖
不言菟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菟之在岐陽者
即古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
王之田之漁也欤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
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二駕言徂東徂
東云者以方言之則是自鎬出洛也岐在豐
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為車
攻之辭亦已明矣冷去古遠事之出於傳疑者
據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遠事之出於傳疑

者不敢不存其舊等之其為可疑焉且從一
據之明者而主之猶愈於泛漫臆度者也故
予惟樹舉之言既能明記岐菟為成王之菟
則其不能明記此菟之有鼓雖為不備若較
之唐語絕無的據而專用籀體定為宣王之
物者其說差有本祖也古田狩與後世不同
名為從田其實閱武其事則登獸數獲其意
則致衆而耀武故武王初集大統因代獸而
陳天命以鎮撫在會之諸侯已遂識之於策

者所以揚威傳遠使來今共見焉耳也此古
人講武識事之深意也然則岐陽之記蒐也
以鼓而武成之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
雖異而託物傳遠則一意也同上

古今常言刻石起於秦世泰山鄒嶧是其事
矣然方秦皇之刻山也其羣臣上議已曰古
之帝者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則刻石之与刻
金其所自来皆在秦前矣若夫斲石為鼓不
可考擊而遂刻文其上則三代之前無有兩

議

聞非誠無也世遠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湯盤
拘鼎即其最著者矣而盤之与鼎皆鑄金為
之則遂可盛可烹皆適於用見者但玩其辭
不駭其異也今其此鼓則石為之質既已不
可考擊而專著事辭故人莫明其用且驚
且疑也然而武功識政於策策之為策豈其
可為用器也欵蓋古人託物見意不主乎物
而主乎所勒之辭故在盤在鼎在策皆無間
也今其伐石為鼓則意又可料矣田漁必用

衆致衆必用以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斷石象之
因以記事焉是其託物為久正与鑄金刻金
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銘刻者遂兼舉金石
也古來託物記事決不止於盤鼎三物矣而
此三物偶傳于後焉耳後漢橋元本字詳之廟
有石鉦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為銘辭見蔡邕集
則曰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
勒公文武之勲焉邕之謂勲者盖橋嘗剋平
鮮卑也鉦鉞鼓三物者皆軍旅間用器而三器

同為一辭則古來識事於石豈必專為鼓形
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辭焉耳而
他器自可類推也漢距三代未遠古制猶有
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撫肖古制与橋勲為明
而石鼓源流賴之以存也詩於典刑老成配
對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矣同上

世傳大篆起於史籀是謂宣王之前未有此
體故唐世諸人因其體之為籀也而遂指之
以為宣鼓其亦近似而實可疑也安知成王之

世籀體不已有萌而史籀亦其承述此體者
欵蓋藝文志記史蒼兩學曰史籀十五篇蒼
頡一篇顏師古之於釋籀則曰史籀周宣王
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於釋蒼頡篇曰上
七章李斯作爰歷六章趙高所作也晉人
衛常本字諱曰斯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頡省改名
為小篆固出於大篆矣至對鳥跡立論則遂
通指籀篆以為古文子孫矣不曰史籀別為
一種也常之說曰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或與

古同或與古異則知史籀之體名為大篆者
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初也王莽時
甄豐考定六書自不立籀書一體其一曰古
文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
者也三曰篆書即秦篆也秦篆即小篆也是
甄豐六書元無籀體而豐也亦不能即古文
體中別白何者之為籀體也則謂籀體初始
於籀者未必確也又如汲冢遺書字體最古
而自易經以至魏之安釐字體數四其變世

但見其體為數體而無能言何體之始於何
世也則世人豈可聞大篆之為籀體而即言鼓
字之為籀書籀書之為宣王時物也此予所
以不安於唐人之論而詳此審是也同上

鼓之數十先時散棄於鳳翔之野鄭餘慶取
寘夫子廟中尚已其一國朝皇祐四年向傳
師求諸民間得之而後十鼓乃足當張懷瓘
之為書斷也其登載能書人姓名至盧藏用
而止考其時則元宗以後人也其曰石鼓文

即奇字之存者矣則此時鼓石尚在也至竇
泉但見墨本而曰石尋毀失則在鄭餘慶未
嘗寘廟之前矣至韓退之則曰十鼓只載數
駱駝則是因餘慶收徙而其石得存也餘慶與韓

同仕憲
宗朝

紹興壬子福唐鄭昂得洪慶善所遺

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詩韻次和謝之
其自跋曰昂貢隸辟雍時嘗徘徊鼓下以舊
本校之字又差訛矣虜難以來不知何在莆
田鄭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數百千言謂鼓

入辟雍及保和殿皆与昂同或得之於昂也
樵之博古固可重而語多不審予嘗論辨止之
文多不錄同上

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拊石
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是也及東坡蘇氏則
親見石鼓矣其詩曰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
從政在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龍
蛇走強推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是
也東坡初仕為鳳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得

既

而親見之也予之取古辭而敘辨石鼓也非
獨不曾見石鼓亦復不見墨本獨因鄭樵摸
寫其字之可曉者而隨用其見以為之辨南
劍州州學以鄭本鋟木予得版本遂隨事而
為之辨紹熙辛亥有以墨本見示者建康秦
丞相家藏本也點畫模糊皆不可讀而其粗
可曉解者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此即東坡所
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鄭樵南劍本其成
字而粗可讀者比東坡又多特不知鄭本所

傳奚自耳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既
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鯁維鯉何以貫之維
楊及柳維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
字蓋東坡仕岐而於鼓上見之其曰何以貫之
維楊與柳而鄭本乃作櫛益疑鄭本不真也又
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佑中間向傳
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
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類尋訪得
之形半壞而書體是遂易去小鼓而實其所

得之鼓又不知何世何年好事者悵其不足
而初為一鼓以補足之也同上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之而韋應
物韓退之皆為歌詩以詠之應物歌其略曰
周人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焯煌石如
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澁端逶迤兮相
紕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歌其略曰周
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
朝賀諸侯劔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

里禽獸皆遮羅鏤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
隨嵯峨以應物之歌考之直以為宣王之鼓
也歐永叔集古錄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漢
魏以後凡碑大書深刻者多已磨滅而此又
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尚存然以余論之
古物埋沒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遷變此鼓
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濱或隱蔽於幽僻之
地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而風日雨雪所侵未
久摸打者亦未多故缺訛尚寡不可知也而

歐公又云退之好古不妄又其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然則寶此豈不賢於翫他石刻

哉康溪詩話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製考之鼓也
三代之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
征伐之勳表於兵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
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
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為無所据至
謂田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

此書不見於古逮唐廼得於韓愈韋應物
以其文為雅頌亦恨不得在六經推大著說
使學者肄業及之其驚潛動蟄金繩鐵索
特以其書畫傳爾顧未暇持摭其文列之部
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
缺落徵詞索事或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按
獵受朝宣暢威靈懣龍詭夷夏故愈謂此為
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為文王鼓當
時文已不辨故論各異出也嘗考于書田獵

雖歲行之至于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
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二公後世以為絕典
然則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
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
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弮奇字如甄豐
輩定作史籀書竇蒙以為宣王獵碣而曰我
車既攻我馬既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因
考合前說且曰諷畋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
書籍之則有據矣然為諷為美其知不得全

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
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
王時矣方楚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
嘗狩於岐以合諸侯況小雅所美其地本東
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為盛節古者
詩書不嫌同文其據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
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斗書
則謂篆為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
懷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異謂之為篆而

。所

籀文蓋以其名自著宣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論
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為史籀書
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
茅蕝當時以為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宣王
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鐘鼎
之銘皆畚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
侯則此為畚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
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
詩曰選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記率於

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頌大命亦一見
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自漢以往好
奇者不道此書廼不得秦文若者猶得人入
錄藏之當漢號史書以刻畫奇崛蓋亦不得
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
得之乃謂勒勳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
得見之石鼓之譌自杜甫尚歎不知愈何以
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詩則
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邪曰

轡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
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施後世
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
子信為成王頌何前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
人盡得信乎田蒐于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
之獵詩以為教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考於古
而知之世亦安得異吾說者知考古而索其
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廣川書跋
石鼓文韋應物以為周宣王臣史籀作韓退

之蘇子瞻皆以為然而後人或以為後周字
文周時所刻則疑之卑之甚矣予按宣王之
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今觀說文所
載籀文與今文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可
疑一也觀孔子篆比干墓及吳季札墓尚是
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陽
人伐古冢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科斗字
推之知為宣王時物則宣王時用科斗書可
知矣鞏豐云岐本周地平王東遷以賜秦襄

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獵是詩之作其
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地秦地也字秦字
也其為秦物可知此說有理予切信之書之
以俟知者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為章十總六百五十七
言可摸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氏
音訓一碑二百年前物也惜哉夫遺文墜字無
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苑此文殊軋卷首裛
錄羊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遺墜者此

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古
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
三家之外見其全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為
深慊又迪所訓釋君子員：邐：員存二句
牽合紕認重堪嗤鄙原古人書字下句之首
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點更不複書此
易見爾迪既誤讀君子員員邐邐員存遂復
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邐邐旌旗搖動貌此豈
特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員成何

訓詁邐邐員存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
郢書燕說者也一隅若茲餘奚取哉慎昔受
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慎曰爾為石鼓文
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我
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
諸家斯下矣然本隻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
當為繼絕表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蓋丹
書未竟而先生棄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
惟耳言未墜手跡莫續天固愛寶奈斯文

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錄為一卷音釋
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三
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尾
藏之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竇泉所
謂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云
岐下有摹即此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
于太學作歌紀之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
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鼓音皆言其文可

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老以石
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皇以茲本所
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
有神物護持邪得之不翅寶玉大弓矣歐
陽公獨言漢桓靈世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
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九百餘年豈得
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謂隋氏
藏書最多其所志所錄自始皇刻石婆羅
門外國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大錄細不宜

如是此嗚呼歐陽公所見謬矣隋藝文志所收
固博矣寧無絳萬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
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亦必心服焉後周
吏部侍郎蘇勗云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
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唐
章懷太子賢註漢書鄧騭傳元元之灾引
岐陽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此可證二也
高宗時李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凜
凜史籀堙滅陳倉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

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
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縣李斯小
篆兼採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跡記云史
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
並為曠絕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
篆歌云陳倉文已訛此可證六也韋應物石鼓
石鼓歌云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燁煌
喘息逶迤相札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
可證七也至德中竇泉述書賦云篆則周史

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之狀也
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
絡通則瓊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目
驗之所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
弟蒙註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
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文今見打本此可証
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稱贊至矣歐陽
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八公紀
述及韓而九九徵至而不肖得矣歐陽果不

讀書邪此公蓋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
所作河圖洛書不足信無所忌憚如此何有
於石鼓乎東坡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
口豈阿私所好者邪他若周越法書苑樂史
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錄王深甫故迹遺文張
師正倦遊錄胡世將資古紹志錄所云不
暇縷二可覆視也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
輦致于府學之門廡護以木櫺鄭樵石鼓音
云鼓亡其一皇祐四年鄭餘慶向傳師求于

民間得之十鼓于是乎足梅聖俞贈雷逸老
做石鼓文見遺因呈吳祭酒長詩略曰我欲
効韓非痴狂至寶亘列孔子堂其後徽宗大
觀中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殿元人移之
大學刻潘迪釋文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其
說以印正于海内大方家云

石鼓文其魚維何維鯁維鯉何以橐之維楊
及柳橐包也今之漁者多以木楊或箬葉作
包覆魚入市易曰包有魚是也東坡石鼓歌

其魚維魴貫之柳蓋以橐為貫也貫魚包魚
別是一義不可混而為一鄭漁仲石鼓文作
何以櫛之櫛字含貫包兩義但石鼓文無櫛
字不知漁仲何所據也

石鼓文辭既深典出入雅頌而書法淳質是
籀史跡其為宣王田獵之語可據歐陽公偶
以臆見疑之為書家諸學貶擊殆無地可容
面若以夫子之所不應刪則非也詩固有夫
子之所未盡見者此石今猶在太學而人不

知護持豈亦所謂舍周鼎而寶康瓠者耶

州四部稿

周宣王石鼓文 在國子監 石星鑄萃

鼓文出入雅頌書法淳質出周宣王時史籀筆
無疑都玄敬揚用修諸人辨之已詳余借得一
本雖磨泐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為秦物
者已非又有以為宇文周物尤可笑歐陽公最
號博雅乃亦疑之遂令後人譏駁無地自容矣
今石猶在太學門內余從李典籍又覓得此本

漫滅視余借本尤甚而護持無人惜哉 石星鑄萃

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離鐘鼎款識未
遠其為三代之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子
卿至謂宇文周所刻誠信父之言也十鼓向
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
存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則云歲月深遠缺
蝕殆盡今款識所載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
之永叔僅多二字胡世將資古紹志錄云所
見者先世藏本在集古之前僅益九字至潘

衆

愜山作音訓時止存三百八十有六字而已揚
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
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攷弟
三鼓潘氏音訓有避衆既簡句古文苑脫避
字有衆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弟四鼓
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驚句驚上脫一字古
文苑本驚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
若弟五鼓霑雨上古文苑有薄之二字薛氏
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

四字夫車攻狩于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
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于
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為白其上漫漶以諸鼓驗
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
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強之成文
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徒御嘽會同有繹
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同
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
異者鼓有吳文郭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

虛
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
欺人甚矣攷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黎
棗楮墨輕舉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
涓埃裨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
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亦
已多矣賓之不應為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
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
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糝糊半已似癡眊
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

得

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
蒼虵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既得自賓之
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縱觀子
由瞻子由又不應為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倉
石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謔苔蘚澁
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
無差訛又曰年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
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為難得
也吳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

吏

裕

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容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攷證吾亦不能已于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

曝書亭文集

遷於

太學石鼓賦有序石鼓周宣王獵碣也起於西周晦於秦漢顯於唐宋而位置太學則始自有元迄今在先聖廟之兩塾成周法物列辟雍鐘鼓間盛典也國朝崇儒重道軼於往古四方萬國習禮太學者紛紛集視東漢

觀

之世園橋門而觀聽抑又盛焉昌黎韓子所謂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者廼於今日遇之也章逢下士幸環奇表聖世之右文揚三代之古物謹成小賦用述偉觀辭曰京師實首善之地太學為觀禮之門典常備於辟雍制度昉於成均尊師教胄敬其學抗法講藝明其倫執經於此者瞻殿廡循階級惟禮儀器數之諮詢也則有籩豆尊彝靴磬祝啟金鐘大鏞玉戚干羽而戟門之

內左五右五其圓如釜其屹如礎如碁之置如
星之聚是為有周之石鼓焉維昔宣王庶政
孔修廼擇良日廼命諸侯昭文章以行狩耀
威靈而大蒐徒御嘽嘽旆旌悠悠六轡馳駿
三驅解罟撰辭者吉甫之侶作篆者史籀
之流勒豐功於文石陳鴻業於岐周此東都
朝會藉成康之餘業而復文武之遺謀也
由秦及漢及唐雖風雨經其剝蝕實神物為
之護防搜其奇於陳倉移其地於鳳翔迄宗

宣和遷於汴梁依厥玉薤填成金章南渡以
前輦歸朔方有元大德登諸上庠煒煌
炳烺歷前明以迨我朝與六經彙訓同耀
文於數仞之宮墻也獨是前儒議論判然分
割韋應物謂紀文王之功程大昌謂銘成王之
績鄭夾漈謂合於秦代之斤權馬定國謂近
於宇文之石刻而經韓退之蘇子瞻之表揚
張懷瓘趙明誠之剖析則維魚貫柳之文辭
洵與吉日車攻而匹敵相視蟲魚披尋科斗

稀

荒忽

齧缺偏旁依希跟肘鸞飄鳳泊龍拏蛟走
比玉樹之交柯肖嘉禾之連畝仙靈遊翔而游
翺矛戟森張而前後惟平鼓之無文作民間
之春白按釋文以推詳庶甲乙丙丁之能剖縱
觀前代古跡空傳岫嶺之碑湮泐穆王之磴
摧殘比干盤銘租堪想象之累石碣徒付雲
煙惟茲十鼓不侵蘚暈不蝕苔錢蓋依文廟
而長存者興王之迹與聖人之澤同不朽於億
萬斯年方今聖皇御世德盛道隆參兩大而

無外昭二曜而有融重司成以明齒胄之訓任
司徒以立典禮之宗問道者型仁而講讓砥行
者守己而物躬而且爬羅故典開拓心胸討論
乎趨趨之點畫校量乎騶驥之異同撰長楊
以作賦侍甘泉以陳功則其摩挲石鼓者殆
將心契岐陽之狩獵神遊鎬洛之鼓鐘於以
贊襄文教於無窮也哉乃作歌曰 石鼓貴
重逾瑇琳籀文如見姬王心置之太學衆所欽
聖皇典禮壬與林諸生誦習撫琴瑟游泳至德

心情大道無疆齊高深斯鼓永壽昭古今
誕敷文德通韎任飛鷄食甚懷好音小臣
作歌如獻箴 歸愚文鈔
周宣王石鼓文在國子監廟門內其形如鼓
其數盈十蓋周宣田獵之事史籀之蹟也諸
家紛紛之說不足存舊

石鼓

橋門森直兩蒼松翠護雕鐫舞鳳龍漫說晉臣
精博物難稽周帝耀軍容銅駝已見藏荆棘石
鼓依然鎮辟雍百里聲聞今試扣太平留此溯
遐蹤 樂善堂集

石鼓歌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
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
如箝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 厚退之石鼓歌云嗟予好古生
苦晚對此淨淚雙滂沱

我今况又百年後強尋偏傍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

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鯁貫之柳

自注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亦同又

云其魚維何維鯁維鯉何以貫之維

楊與柳惟此六句可讀餘不可通古器縱橫猶識鼎眾星

錯落僅名斗模糊半已似癡牴詰曲猶能辨跟肘
娟·缺月隱雲霧濯·嘉禾秀稂莠漂流百戰偶然
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挹冰斯同
穀教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蚪蚪厭亂人
方思聖賢中興天為生耆耆東征徐虜闕虢虎北
伐犬戎隨指喉象胥雜沓貢狼鹿方邵聯翩賜圭

卣遂因鼓鼙思將師豈為考擊煩矇眊何人作
頌比崧高萬古斯文齊响嶮勲勞至大不矜伐文
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
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
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佐祖龍上
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
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彊暴救黔首六經既已
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掇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
萬夫沈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

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工令鬼守

續退之石鼓歌亦云雨淋日炙野

可也

火燎鬼物守護煩搗呵

興亾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

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東坡詩集

周仲尼比干墓題字

在汲縣

此書程邈李斯之所不為而曰仲尼手書洪氏隸釋漢隸字源辨其謬矣然以比干忠烈尼父是其族孫姑妄信之亦足為忠臣吐氣也

石墨鐫華

周仲尼季札墓題字

在鎮江府

此書流傳已久故陶淵明季札讚云夫子戾止爰詔作銘唐張從申云舊石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大歷中蕭定重刻于石又有謂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後變化者據此數說則真仲尼書也歐陽公疑仲尼未嘗至吳且其字大非古簡牘所宜又有謂原字止曰嗚呼有吳君子而延陵之墓四字后世妄增即黃長睿董荒川皆以為疑卒未有敢定

其真偽者但淳化帖所收字小而鎮江刻石
字大不倫不曉何故姑存之以俟博識君子

石墨鐫華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
述秦穆公与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
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
適一作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
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
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
相又以秦本紀与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
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

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
夫時秦始皇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
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
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
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宣
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為橫也集古錄
右秦詛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舊
在鳳翔府廨今歸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
久湫藏於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藏於洛陽劉

文

氏秦以前遺蹟見於今者絕少此文皆出於近世
而刻畫完好詞字札奇古可喜元祐間張芸叟
侍郎黃魯直學士皆以今文訓釋之然小有異
同今盡錄二家所釋於左方俾覽者詳焉金石錄

詛楚文有三皆出於近世初得告巫咸文於鳳
翔東坡鳳翔八觀詩嘗紀其事舊在府廨徽
皇時歸御府次得告大沈久湫文於渭時蔡
挺帥平涼携之以歸在南京蔡氏最後得告

亞駝文於洛在洛陽劉忱家其詞一則惟質
於神者隨號而異述秦穆公与楚成王相好
及熊相倍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年表
攷之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与楚懷王同時
從橫爭霸此詛為懷王也懷王十一年蘇秦戰
策作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
李兌函谷關秦出兵擊之皆引而歸齊獨後今文曰
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秦使張
儀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欺楚使絕齊懷王信之既

與齊絕使一將軍西受封地秦倍約不与文又
曰述取我邊城新郢及郢長親我不敢曰可
是也懷王忿張儀之詐發兵攻秦文又曰今
又恚興其衆以偪我邊境是也是歲秦遣廢
長章拒楚文又曰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是
也此文之作乃秦惠文王之後十二年楚懷
王之十六年也明年春廢長章擊楚於丹陽
虜其將屈匄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乃既詛
之後史楚王無名相者或以相与商相近遂以

熊相為威王熊商攻秦惠文王之立雖在楚威
王二年然終威王之世秦楚未嘗以兵相加也
或以楚自成王至頃襄王十八世遂以為頃襄王
橫秦人之文自不應數楚之世況頃襄王立乃
秦昭王九年歷惠文武王至昭王是時楚已微
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詛也或謂姓書以熊相為
半姓如熊相謀熊相祈熊相互僚皆半姓列
國類不名其君故特稱其姓然亦未安相疑
懷王名世家作槐年表作魏傳寫之誤也巫

咸在解州鹽池西南久湫在安定郡即朝那
湫也亞駝即呼沱河顧野王攷其地在靈丘竹
書紀年穆王十一年取靈丘故亞駝自穆公以
來為秦境也時郤鞮徧走羣望想不止三所
今見於世者止此耳著諸石章或沈或瘞石
麤可礪圖其久而存也趙德甫金石錄云張
芸叟黃魯直皆有釋文世必有存者偶未之
見侯尋訪以校今音之異同云臨川王厚之順
伯

望之按此
編謂古文
苑

秦告巫咸文說者皆謂近世出於鳳翔府祈
年觀基之下眉山蘇氏形之詩詠亦以為然
此編既云唐人所得藏於佛書龕中得之則唐
時此文已流傳於世惜無名士如韋應物韓
退之輩題詠故其名不顯按巫咸在解州鹽
池與古雍相遠盟石以告神或瘞於土或沈
於水皆當在本所如告久湫文得於朝那湫
傍是也告巫咸文不應遠在古雍以是推之
此石出於唐之前後復湮沒於祈年觀下至

近世而復出理無可疑文多古字間有假借
王厚之音釋頗詳今載于后同上

望之按邑上缺
字當鄒字

怡

秦相李斯書繹山碑跡妙時古殊為世重故
散騎常侍徐公鉉酷耽玉箸垂五十年時無
其比晚節獲繹山碑摸本師其筆力自謂得
思於天人之際因是廣□已之舊跡焚擲略
盡文寶受學徐門粗堅企及之志太平興
國五年春再舉進士不中東適齊魯客□
邑登繹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建於旬浹
恬悵于榛蕪之下惜其神蹤將墜於世今以

徐所授摸本刊石長安故都國子學庶博雅
君子見先儒之指揮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
奉郎守太常博士陝府西□州水陸計度轉
運副使賜緋魚袋鄭文寶記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辭
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
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自来昔徐鉉在
江南以小篆馳名鄭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
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寶云是鉉所摸文

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摸
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錄別藏泰山
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摸本則見真偽
之相遠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集古錄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
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
史記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
楊樛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
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

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同而嶧山字差
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一無附錄于一作
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蓋集錄成後書
八年得此于一作青州而附之熙寧元年秋九月
六日書 同上秦二世詔

右秦嶧山刻石者別本鄭文寶得其摹本於徐
鉉刻石置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載
此碑云後魏大武帝登山使人排倒然而歷代
摹拓之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

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求者不
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今
人間有嶧山碑者皆是新刻之本而杜甫詩
直以為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欤按史記本
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
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而其頌詩不載其
他始皇登名山凡六刻石史記皆具載其詞而
獨遺此文何哉然其文詞簡古非秦人不能
為也秦時文字見於今者少此雖傳摹之餘

然亦自可貴云

金石錄

嶧山頌德碑李斯篆鄭文寶摸兗州

金石略

李相李斯等請刻始皇詔書

兗州同上

秦

嶧音亦山在魯鄒縣爾雅嶧山純石相積攝連屬而成山按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號曰皇帝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邳嶧山遂上泰山封祀並勃海以東登之眾又作琅邪臺二十九年登之眾三十二年之碣石三十七年上會稽並刻石頌秦德凡七處史載其辭者五二十九

年之眾又載東觀刻辭惟二十八年嶧山并之眾二刻石辭不載豈偶遺佚抑有去取邪東南惟會稽尚存石刻宋書竟陵王子良剋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文三句為韻又昔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賓僚皆茫然不識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為上賓

古文苑注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

云

制曰可

已上二世所刻辭按史記二世東行郡縣李斯

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刻
石石傍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
焉云、同上

唐封演謂魏太武登山排倒此碑然猶摸拓者
多邑人疲于奔命聚薪焚之有縣宰取舊文
勒于石其后徐鉉得摸本鄭文寶刻于長安自
此刻者甚眾評者謂鄒張安縣弟一鄒縣最下而杜
甫詩又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
據此數說則嶧山舊石已在開元之前其翻本

或以石或以木矣則未知鉉所錄者縣令所刻
石耶抑即肥失真之木耶而鉉自謂得思于
天人之際何也余所收二本一為鄭文寶本正
臨自鉉者僅存形似無復神情其一本則至元
間翻刻據跋元祐中縣令張文仲又刻之矣此
又當居文寶本之下原文二段後段乃二世詔
文都元敬謂宜在石之傍文寶誤錄為一而至
元刻跋以為皆二世頌始皇語可笑
石墨鑄華
陳伯脩示余嶧山銘字已殘缺其可識者厯

厯耳視其氣質渾重全有三代遺象顧泰
山則似異疑古人於書不一其形類也嶧山之
石唐人已謂棗木刻畫不應今更有此然求
其筆力所至非後人摹傳榻臨可得放象故
知摹本有數百年者夏鄭公嘗得此本益
可信也嶧山今謂鄒其記者始皇乘羊車以
上其路猶存即邾文公所卜繹地酈道元曰
始皇觀禮於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
額名曰畫門其文考史記多不合豈傳者誤

邪魏武帝使人推倒猶有求者不已秦無
道而篆刻顧後世不及故世以為法取之不
窮其後邨落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
之遂至剝缺然不應遂無存字昔唐人嘗取
舊文勒石故謂後世所摹皆新刻然碎碑
未絕故是好奇者猶有榻本余有之不逮
此本完也

廣川書跋

昔賢評徐散騎有字學而書法不能工今所
撫斯相嶧山碑僅得其狀耳求所謂殘雪滴

溜鴻鵠羣游之妙徒想像於荒烟榛草間重

以增慨 弇州四部稿

秦繹山刻石 李斯篆二種一在西安府學一在鄒縣

石墨鏤華

右漢淳于長夏承碑云君諱承字仲充東萊

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中郎將弟也 中郎將

有古累葉牧守印綬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 上釋釋

位名豐其爵是故寵祿傳於歷世策勲著於

王室君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詩尚書

兼覽羣藝靡不尋暢州郡更請屈己匡君為

主簿鄰郵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

事又云察孝不行太傅胡公歆其德美旌招

俯就羔羊在公四府歸高除溥于長又云年五十有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碑在今洛州元祐間目治河隄得於土壤中建寧靈帝時年號也距今千歲矣而刻畫完好如新余家所藏漢碑二百餘卷獨此碑最完金石錄按趙明誠金石錄云此碑元祐間治河隄得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又云家藏漢碑二百卷獨此碑最完然則歐公以前當不及見矣碑尾今有蔡邕伯喈書字乃後人妄益然內

所陽

稱夏君於建寧三年六月卒官而是時伯喈繇橋司徒府出長河平入為郎中又其繇法時有篆籀筆與鍾梁諸公小異而骨法洞達精彩飛動疑非中郎不能也但蔡集不載而他書亦無可考姑闕以俟知者弇州四部稿

都玄敬引證極博大略以此碑自元王文定公惲定為蔡邕書謂其氣凌百代筆陳堂堂洪丞相繇釋謂其字體奇怪鄭僑書衡謂其兼篆體八分合數說而疑碑非真蹟又

云江陰徐擴有舊刻關字四十有五此獨完
好則其偽始信余亦覓得一紙非漢刻似不
待辨而揚用脩謂為漢刻之僅存者王元美
亦云其隸法時有篆籀筆骨氣洞達精
彩飛動非中郎不能豈所見別一種耶石墨

鐫華

漢淳于長夏承碑蔡邕書在廣平府 同上

右漢淳于長夏承仲充碑在今廣平府宋元
祐間曰治河隄得于土壤中崇禎癸未予年

十五隨第六叔父子蕃觀同里卜氏所藏猶
是宋時拓本今為土人重摹失其真矣曝書亭

文集

任

郎中鄭固碑

己酉之春泊舟在城南池之南步入州學見儀
門旁列漢碑五左二右三郎中鄭君固碑其一也
碑文全漫漶不可辨識舍之去明年冬同崑山
顧寧人嘉定陸翼王觀北平孫侍郎藏本文
有逡遁字寧人謂是逡巡之異文退而引三禮
注以證之且博稽晏子春秋作巡遁漢書作逡
循莊子作蹲循靈樞經亢倉子作遵循又謂逡
遁之異文筆之金石文字記以予考之集韻逡

遁後三字牽連書之均七倫切音義則一說文
釋走字云乍行乍止也遁字雖音徒困切而配
之以走當讀如足縮如有循之循以為假借
則可不得謂之異文矣寧人作音論惜集
韻不存未知是書尚存天地間故于諸書疑
義未盡晰爾

曝書亭文集

五二

漢郭有道碑

蔡邕撰書在介休縣

此碑在介休縣余邑人王正己曾為其縣令余
從其家覓一紙乃正己重刻者深恨不得原刻
近有晉人為余言舊石曾在一秀才極愛之每
往碑下摩娑累日一夕盜碑昇去縣令無奈重
刻一石以應求者後又磨泐而王正己再刻之
秀才所盜之石竟不得出異哉

石星鐫華

右漢天祿辟邪^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按
後漢書宗資南陽安衆人也今墓在鄧州南
陽界中墓前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祿一曰
辟邪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穰^{集本作襄}鄧間見
之道側迨今三十餘年矣其後集錄^{一無錄字}古文
思得此字屢求於人不能致尚書職方員外
郎謝景初家於鄧為余摸得之然字畫^{集本作或}
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按黨錮傳云資祖

均自有傳今後漢書有宋均傳云南陽安衆
人而無宗均傳疑黨錮傳轉集本無此字寫宋為宗
爾蜀志有宗預南陽安衆人豈安衆當漢時
有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邪
史之失傳如此者多矣嘉祐八年臘日書集

古錄

漢五鳳二年殘字在孔廟

此石金高德裔修孔廟掘得之太子釣魚池中
池在靈光殿基南三十步太子者景帝子劉餘
封魯故俗以太子呼之也石曰五鳳二年宣帝號
也又曰魯三十四年德裔以為餘孫孝王時也又
曰六月四日成者必當時創建或鑿池而記其成
功之日也西漢石刻傳者極少此字簡質古朴存
之以示後人石墨鏤華

右漢五鳳二年孰一凶嵌曲阜孔子廟庭前殿

文

緯

東壁書以篆文一行志塿埴之歲後有金高
德裔題跋西京陶旒之式存于今者惟此爾
東京則有建武二十八年北宮衛令邯君千
秋之宅甄亦作篆書其餘載于洪氏所紀
者有永平八年甄一建初三年汝伯寧甄一
七年曹叔父甄一元和三年謝君甄一永初
元年景師甄一其文皆隸書也或云萬歲舍
大利善或云千萬歲署舍子孫貴昌未央大
吉或云大吉陽宜侯王蓋東京人尚纖諱民

間造宅墓爭作吉祥之語與西京不侔矣

曝書

亭文集

漢郃陽令曹全碑 在郃陽縣

萬歷初郃陽縣舊城掘得此碑中平二年造內
稱全為戊部司馬征疏勒王和德攻城野戰謀
若湧泉威車諸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
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按范史西域傳
和得射殺其王自立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
涉將燉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
史張晏將諸國兵合三萬人討疏勒攻楨中
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二說不合且司馬為

曹寬非曹全豈即其人范史傳寫誤耶即紀功者張大其詞而面縛歸死似非虛飾抑又何也碑又稱光和七年史光和止六年蓋七年冬十一月始改元中平耳碑文隸書道古不減卒史韓勅等碑且完好無一字缺壞真可寶也余曾與友人論及古碑友人曰吾輩幸生此時猶見漢晉人書恐後世無復存者余曰神物顯晦有時寧無沉埋以待後死者如曹全碑歐陽公趙明誠都玄敬楊用修諸公豈得見哉相眡

得

一笑

石墨鏤萃

今在郟陽縣

隸辨

無額文十九行行四十五字末餘一行書年月曹君為郟陽令門下掾王敞錄事王畢等所立蓋其紀功碑也

同上

今在郟陽縣此碑萬曆中培地得之文字最為完好此洪氏所未見今錄其文于左

金石文字

記

今不錄

按後漢書西域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

漢大都尉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
得自立為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
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
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
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據
此碑則寬當為全戊己司馬當戊司馬而碑
云和得面縛歸死則當日邊臣虛上功狀而文
人遂以飾之於碑者也

同上

萬歷中邵陽縣民掘地得漢曹全碑以其最

歡

後出字畫完好漢碑之存于今者莫或過焉
按碑文全為隃麋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
燒當事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而全以
戊部司馬討疏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媿其
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觀曹景完蓋其孝友
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為吏者雖遭
父母之喪問其親生與否投牒再三始聽其
去而全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
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若是宜士君子顧惜清

寬

議而自好者不乏也全以禁網隱家巷者七
年可以補後漢史黨錮諸人之闕史載疏勒
王臣磐為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弒
父篡位德與得文亦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
己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
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
死司寇蓋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真
要當以碑為正也

曝書亭文集

右予庚戌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師從慈仁寺
市上買此碑石中斷完好者且漶漫矣更歷數
十年必又歎此碑為難得同上

右鍾繇法帖

二字集
本作表

者曹公破關羽賀捷表也其

後書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
侯鍾繇上集賢校理孫思恭精於曆學余問
孫君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思恭為余以漢
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二曆皆
閏十月而陳壽三國志所書時月雖為簡略
然以思恭言考之則合按魏志是歲冬十月
軍還洛陽其下遂書孫權請討關羽自効於

吳志則書閏月權討羽以魏吳二志參較是閏
十月矣吳志又書十二月權獲羽及其子平魏
志明年正月乃書權傳羽首至洛陽蓋二志
相符乃權以閏十月方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明
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集本有理不可疑然則鍾繇
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此表可疑為非
真而今世盛行復有兩本字大小不同一有而字
小字差類繇書然不知其果是否姑並存之
以俟識者治平元年七月廿六日書集古錄

右鍾繇書其辭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因述
曹仁徐晃破關羽事其後題云建安二十四年
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按建安二
十四年冬曹公軍于摩陂而仁等破羽後未嘗
出征履險冒寒之後又古人牋啓不書年此
二事可疑又云羽已被手刃據三國志羽圍曹
仁於樊為仁所敗而走後為孫權兵斬於沮
与此帖不同同上

歐陽文忠集古錄謂世傳鍾繇賀捷表稱建

安二十四年閏月以問孫思恭思恭以為閏十月良是但云據吳志權閏十月才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正月乃傳羽首至洛陽則鍾繇安得于閏十月先賀捷也又再題云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糜陂而曹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後又古人牋啟不書年此二事可疑今按魏志是年十月操自漢中還孫權上書以討羽自効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徐晃攻羽破之羽走王軍糜陂至正月

始還洛陽孫權取首至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按志稱十月自洛陽南征羽至來年正月始獲之則正當寒際故云履險冒寒也操未至而徐晃已攻羽破之羽走則此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表中作矢刃者正是也征南將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則此表與魏志所書正合非偽也蓋此表賀閏月徐晃之破羽非謂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則此表與魏志所書致疑又按古人箋啟多不

偽

不用年至表奏則與箋啓異其稱年無疑又
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此表與閏十月
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音蕃
皮謂南皮郡也東武亭南疾皮之屬故并著之
今人讀為蕃鎮之蕃誤矣此表世傳本有二
字雖大小殊而其體小異不同蓋後人臨摹
之變耳政和七年五月十三日東觀餘論
昔人辨鍾元常書字畫短而逸少學此書最
勝處得於勢巧形密然則察真者當求之於

於後

每州四部稿

鍾太傅薦季直表向者草題數語而未盡
春日間居數展閱之愈見其妙李大僕貞白伯
眼底無千古為文待詔言雖積筆成豕不能
得其一波拂也待詔又辨關內焦季直為關
內侯季直今表內侯字甚明蓋裝潢之際
少加墨潤故耳此書即令懷琳輩作贗必當
做宣示墓田不解別創此結法也以淳化帖中
蕭子雲列子一段較之中間尚可容數人何

况懷琳輩哉其辭極典實是東京語於繇
它文筆更勝弟表尾稱黃初二年司徒東武
亭侯攷陳壽志本傳為魏相國封東武亭侯
坐法以侯免文帝即王位為大理即帝位為廷
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大尉而不言為司徒若
少抵牾然法書錄有袁昂許鍾司徒書字十
二種意外殊妙實亦多奇勅旨既具如評
復謂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
則繇固嘗為司徒傳遺之耳愚又考華歆賈

○繇

翊傳歆以魏相國改司徒禪代之際忤旨不益
封辭疾不允至四年而太尉翊卒繇代之按廷
尉於九州為第五不應超拜上台豈歆托疾得
請而繇自廷尉領司徒後進太尉而歆復代之
耶其崇高鄉二年始定封東武之稱斯為當
矣黃長睿趙明誠往以碑帖證史傳之譌
余竊願學焉若上米芾印則宋人之蛇足也
芾恒云生平不見漢魏書故寶晉齋斷以晉
始同上

尚書宣示帖

古文造自倉頡篆自史籀破自李斯隸始程邈
八分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游行書起劉德昇
飛白擅蔡邕草變于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
詳矣獨于真書不舉作者姓氏蓋以隸為真也
然洪适以八分稱隸學者未嘗議其非不得舉
隸而遂遺真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碑餘多
真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尚書宣示帖衣鉢過江
今之傳本出于王內史所臨而奏捷墓田薦季

創

帶

直諸帖均為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盡妙陶
弘景許以絕倫度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顧魏志
本傳無片言及其善書何與竊疑漢代無真書
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
行于世迨晉帝王方用正書見于寶泉注述
書賦而衛夫人圖筆陣有真書二寸一分之語然
則真書當別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
書以示兒昆田時康熙癸酉夏六月

曝書亭文集

去筆頭

魏大傅鍾成侯元常書世不多見者唯
淳化間數帖及戎路力命二表而已宣示乃
右軍臨筆長風白騎識者有疑戎路力命
紛如評獨此薦季直表最後出由分湖陸
歸蕩口華復為之列石以傳自華氏之列行
而天下之學鍾者不復知有淳化閣帖矣此
表小法楷法十各得五覺點畫之間真有異
趣所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昔人故不欺我

也華氏藏為大戎脅取黃緣朱提權相復
見法籍入天府尋用代祿轉落緹帥家緹
帥沒余乃偶得之賈人手亦云幸矣好事者
意此神品無上法書不應歷唐宋間寥々乃
爾又歷千五百年而完好若未觸手甚或以
纖媚疑之弟此正純綿畏鐵書家三昧也庸
詎知非其時卧江左深山中不得排金門入
紫闥而亦用此故不墮兵燹耶籍令李懷琳
宋儋白首臨池辨此結體否咀賞之餘曰敬題

書

此其於勁蜜者可遙知其偽也賀表畫疏體
枝鋒露筋絕不復結字此決知非元常之為
也永叔嘗辨此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關羽未
死不應先作此表論辨如此正謂不識書者
校其實耳爾若正月不誤便當不復致辨辨者
者於其書畫察之當無遺識矣 廣州書政
太傅賀捷表一名戎路表清麗無前唯結法
似小異真蹟藏宣和御殿歐陽公以二十四年
九月內羽未死為疑黃長霄復以閏年駁之

當無可措語矣弟此亦非李懷琳輩所辨也

六十五

弇州四部稿

戎路表宣和御藏所記最為琅_二黃伯思董
適北攻守如翰墨毋復餘論第余所見兩石
本皆勁而纖長又不無剝蝕此刻獨完好帑墨
皆精翩_二有宣示風然是思陵手搨似不無
肉勝之歎廷韓善書而不善鑒故題語孟浪
若此_{弇州續稿}

右吳天璽元年斷碑其前云上天帝言又云帝
曰大吳一萬方又云天發神讖文天璽元年七
月己酉朔又云天讖廣多不解解者十二字嗚
呼其言可謂妖矣據吳志天璽元年秋八月鄱
陽言歷陽山石理成字凡_二明年改元大赦以
協石文今此碑乃在金陵驗其文與吳志所載
亦異莫可考_定孫皓在位凡八改元而六以符
瑞然竟不能保其國蓋人事不脩而假託神

怪以爲矯誣天命其不終宜矣

金石錄

嘗覽黃長睿東觀餘論稱休明書人間殊少唯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識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後又閱趙明誠金石錄頗載碑所謂上天帝言命大吳一萬方等語以為妖而不著其奇昨肖甫中丞搨一帋見寄大抵與漢隸殊異亦不用批法而跋平硬又盡去其畧筭斗環之累隸与篆皆不得而名之信所謂八分也雖稍磨泐不可讀而典刑盡在因錄之篋

批

中跋尾胡宗師不著臨池名而絕得魯公采文貞碑側記法亦可取也

弇州四部稿

昔有詩云中國書流讓皇象六朝文物重徐陵似爲江左張價象所書吳天璽碑出篆入隸高古雄逸要當與蔡中郎抗衡成侯受禪固超方之此碑不免嶧山之於岐陽矣昔人故非欺我然徐陵之於文實不可與休明同日語也

弇州續稿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亦名大發神識舊在巖

山段石岡^山土謙之丹陽記巖山東有大碣石長
二丈折為三段今其石移置學舍中累之高止
數尺謙之蓋神其說爾碑文倒置錯誤不可讀
今依祥符周在浚雪客考定裝潢之相傳文
出華覈予為雪客撰碑考序已辨其非矣
觀其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近拙亦未必定出
于皇象手蹟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知
何據

